

水生

- 第一部：断桥

第一节

我叫水生。

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水。

这里有很多山。隔壁有很多山。

隔壁没有水。

一定是上天的恩泽。

没有人来。

有个外国人找到这里。他穿着一身奇怪的蓝灰布，胸口的口袋上尽是泥的乐章。我正叼着根苇枝躺在村口，不情愿地站起身，比划着问他要干什么。规矩不能坏。

他开口，用奇怪的语调，说要见我的父亲。他说了好多话，我听不懂，本来也不想听。

他递过一张白色的硬片。我机械地接过。

我只是感到奇怪。

我蹲在墙根，听着他们的谈话声至乎吵嚷，又倏忽无声。门开了，我一个滚翻躲到墙后，余光里看见带着笑的父亲，和带着笑的外国佬。

父亲叫我晚上去见他。我到水生湖游了一下午，晚上回家，被屋里的烟呛了个半死。他拧着眉头，让我想到刻着兑卦的玄武。

“知道了吧？”他问道。

我点点头。“官？”

父亲点点头，又摇摇头。“世道变了。”

村里有很多传说。

其中有关于“官”的。

听爷爷说的意思，这好像是一种喜怒无常的怪物，住在高高的山顶上。一有什么不顺心，就趁着月黑风高下山，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父亲说，爷爷年轻的时候，村里来过一次。

当时可是把东头老吴家的小女儿搭了进去才送走的。

怪吓人的。

但是……“世道变了”？

“听这么一说，……有什么不妥？”我试着问。

父亲丢给我一张纸。纸上爬着密密麻麻的蚂蚁，硌的我眼睛生疼。我挤开眼，勉强看懂什么“人民”“天井”之类的词。

“……划个重点。”

父亲把烟掐灭，垂下手。残留的浊雾随着凉椅前後翻腾。

第二节

村里的老人总是讲水的故事给我们。村里的孩子们听水的故事。

他们总是把目光投向我。

村子里只有一个水生，而我生来就是。

我父亲生来就是水生。

水生可不是好当的。

村口之前住着李家。李家的大儿子当过外国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不当了，跑回来给我们说着奇怪的故事，和涂四爷涂六叔的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那天他听到我们的对话，又是摇摇头。他总是摇头。

他说水是什么青和羊组成的。

我想到童话故事里的牧场。青草和绵羊都是水灵灵的。

那是我第一次见四爷这么生气。李叔叔走後，四爷涕泗横流地，去祠堂磕了半个小时的响头。

之後我们再没见到这样的四爷，也再没见到李叔叔。

我喜欢水。

我去水生湖看水。

每天都去。

水可以冲走太多事。

我亲眼见过他们冲走一桶一桶的星星。

但我没有义务告诉大家。

我只是看水。

水。

我看着清晨，看着叶上的露一滴一滴的，是初生的水的未来；我看到黄昏，看到港汊的流一颤一颤的，是死去的水的迟暮。

我常常鼻子泛酸，设想着如果我不是水生，如果太阳从西边升起。

如果梧桐树荫满了整条街。

我放声大哭，哭得整个人跪在地上，勉强撑住头，以拳抢地。

我什么都无法抵抗。

湖畔也有很多花。它们夺走了水的生命。百花争姹紫，辄难测荣枯。

太阳拐了一个弯。

我用叶子挡在眼前。叶很快被泪打湿。

我转身离去。

想着不会再来了，下次一定。

于是我果真没有来。

第三节

我们把他葬在西山，村里离水生湖最远的地方。

死者为大嘛，不管生前他做过什么，不管生前对他做过什么，总是要保持尊敬的。

四爷取来水生湖心的流水，洒在绿草荫庇的土里。父亲和我跪在地上闭着眼。

每个人默不作声。

我在脑海中勾勒神的模样。

爷爷说我们有神。

神氏涂山，夏族之祖，东夷之後。

爷爷描摹了她的伟大，水以离散，啼竹作石，却自请掌水，右九州黎庶。伊揽白衣以游，寻观不确，朝水灵方百里，点化为湖。神宫纷纭，他顾无暇，炁成石偶，于舍一魄，水生以名。

从来如此。

我们代她行使世间。正大光明。

行使面前的水。

我思考这杯水。他们从天上的仙宫落入尘凡，望穿因果，在烟火里走过最後的绳梭。

却偏偏不能宣之于口。

我紧紧闭上眼。

“反了天了……”

吼声和骂声交响。

我睁开眼，父亲和四爷被团团捆住，摞上一辆黑漆漆的粪车。

“我操，你们这群 b……”

我抄起水桶冲了上去。水落在它们的身上。

像涌动的失水的鱼。有个雌的捂着脸呆住了，紧接着就乱叫起来。

“……谁、谁家的狗！？……给他抓起来！抓！他，——他也藏匿走资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器！对就是他！抓！！抓……”

满眼的血与碎块，漆黑的管道和漆黑的水。

我看不到自己的手。

但我却看到了天棚，看到集尽人所想象的美好。

我伸手去够。

还差一点点。

水拽住我的手。

我厌恶地甩开。一群死了的水，黏黏糊糊的。

就一点点。

他们怕了。

他们挟着我向深涧涌。我呛的喘不上气。

我不害怕。他们就是机关算尽，也逃不出幕天席地的网。

天棚向我的脸砸来。我扬起双臂。

于是我到了天堂。

第四节

天堂里有人，好多好多人。

他们都带着面具。同一张面具。

面具下没有一张脸。

他们不相信我叫水生。

也罢，我说，随便叫什么好了。

但我真的是水生。

“我们信你，”他们说。

他们对我很好，给我喝热腾腾的、新鲜的，活着的水。

我们手拉着手去参加派对。

我在派对上见到了父亲。他们总是能给我惊喜。
实在是睽违了。

“你好……”

父亲的胸前别上一枚别针，刻着我的名字。

“你是……”

我摇摇头，亮出手心的别针。赫然印得我的名字。
他们的笑一下子吊在脸上。几个人时红阵青。

我们笑得前仰後合，一起。我不明所以地瞟了一眼父亲，看到同样来自对面的光。

我又看向他们，个个竦立以听，爇香于鼎。

“我是……”

几个人回来了，肩上担着巨幅的画。
他们一把扯掉父亲的胸针。

我不愿意思考。

我垂下头祈祷。

有什么像雨落下来。空气掰开我的手掌，再丢到看不见的地方。

我看到地上一个躺倒的人形。一排面具低着头喊话，不一会就添了一个。

天上的天要黑了。面具们乘着天走了。我面朝天仰在地上了。有些人摘下面具了。天下的动物园热闹了。

天上有那么多的星星。

却只有一张月亮。

第五节

四周竟然有别人落下的面具。我想象着他回到家後的场景。镜子里照出它的脸。

我戴上镜子。啊不，面具。

我爬过街心去看涂山的像。

涂山是所谓的凶神。她上一世还是凡人的时候，死在了禹的眼前。

她没等来浪淘尽的那一天。

我想我们一定有共同的愿景，让千里赤野化为泽国。

于是我匍匐在她的脚下，祈求能得到她的护佑，哪怕只有流水的光景，哪怕……是以生命为花费的护佑。

涂山不会说话，留给我一片盛放的花。它们的茎秆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

花在风里流浪。

我在风里扭头就跑。

撞上一群熟面孔，笑着，跑着，朝着无凭无据却无比笃信的远方。

可是我手中便有他们所叩问的希望啊。我打了个响指。

在这里等什么呢。

我躲在神像的背後，看着黑压压的人群铺满了旷野。他们代表着过去与现在，也一定地延伸到未来。毋庸置疑地。

我看着她喊的声嘶力竭，喊的我也已经开始感动。

我向着後殿跑。

我打开一道门。门里流出汨汨的清泉。

我一口饮下。

于是我忘却了过往。

我送别了过往。

第六节

我们的过往幻化成雨。

这里没有雨的，它们下错了季节。

我看向窗外，河流蜿蜒向远方，带走熟悉或是陌生的痕迹。

水们挤破头涌过了门槛。我站在墙角和他们相拥。

后来我听到呼告声，见到在窗口挣扎的帆。

我觉得是我眼花了。

我在回忆里检索她的脸。水雾之中，她楚楚的泪眼映着烛火，像无与伦比的，从千年的画中跃起的，古老不灭的传说。

船顺着盘桓的经络，快的超过了时间。

我说不出半个字，像嘴里含了张精致的网，稍微一震就会碎成流沙。

我们路过狰狞的浮华，不成形的话语写了满脸，却只让人看到破敝的外衣。

我苦涩地笑。

笑出一幅一幅的倒影。

我以为雨浇灭了晴天。可雨本就是过往啊，他们和我擦肩，留不下一分水迹。

我错开眼，眼里是她满身的尘污，和船尾未晞的绯痕。

于是我撤去了云。伸过懒腰的太阳霞飞双颊，逸出颤颤巍巍的阳光。

日照下的静水是否更加缤纷，我不知道。

那是我不明白的东西。

涂山也不明白。

她只看到眼前。

我只看到她。

第七节

我叹一口气，恍惚间看到这缤纷里潜藏的暗影，就像驴子缚上春米的转盘。

第八节

那年过后，等到那几年到了，我回到村子，和四爷见了一面。他

闭着眼躺在床上，只是点头和摇头。

我问他身体还好吗。他点头。

我问他村子还好吗。他摇头。

我提醒他有个故事还没讲。他摇头。

我问他村子还好吗。

他……。

他点头。

他努力舞着手。他的儿子说，父亲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点头，向四爷敬了一礼。

我不擅长等待。

于是第二天，我带上花圈，在四爷的像前致上了最沉挚的哀挽。

我得知他什么也没有留下。

我想了想，向四爷又鞠了一躬。

他大可留下一张瞎子的药方。

我走出挂满白幡的灵堂，向心不在焉的堂哥抬手致意。他忙不迭地回礼。

何况多少事没有药方。

我坐在湖畔。

就好像她也坐在湖畔。

那天我们红了眼。

她请我帮她最後一个忙。

我同意了。

我牵着她的手。

我们去遍了眼前。

她说她不想走了，就在这里吧。

我说好。

我们砌开一寸一寸的砖。

我想她大概还在那里吧，某个流水潺潺的山底，听风铃和花开的声音。

她在染得金黄的田里荡秋千。

我拼命地喊，滑稽得像想从水里捞月亮的猿。

她听不到声音，她和我一样清楚。

我决定回来。

我长跪在涂山像前，再拜叩首。

交还我不配的使命与力量。

其实这力量也不属于她。我明白这一点，觉得她也应该明白。

我步子虚浮地推门出去，在惊异的眼睛里走回家。

他们在昨天还是另一个样子。

我希望是我搞错了，或许昨天才是明天。我经过暗浊如墨的雨，也乘过精心修饰的风帆。

我不是水，这不是我该经受的荣枯。

我该在燎原的火里的。

我擦着火柴，才想起地上只有数不清的泥土。新芽会生出来的吧。

只是我见不到了。

我打开父亲的保险柜，盘算着翻修祠堂的花费。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

我不再是水生。

第九节

他们说活过了很多日子，多到我自己也记不清。

我见了桑田变了沧海，又从沧海变了荒野。一千年了，村口的湖水澄莹，烘托出狼藉的沙滩，云脂般的乳白。

村里有了新的水生。一个外国人。

他身上有我的过往。

只是兜了一个大圈。

我突然想起久未谋面的父亲。我倒是有有点替他惋惜了。

父亲的坟前长满了荒草。他们低着头不说话。

只是因为现在是秋天罢了。他们不感激他。

很快了吧，我想。等到春天一到，等到漫山的野草洗掉严冬的刻痕，等到清荣峻茂的高塔。他们怎么会相信洪流曝晒出的尸骸呢。

我有点替他的时辰惋惜了。

第十节

我梦见我掀开薄纱，梦见红烛氤氲的夜。

第十一节

“喂！叔！家父喊我给您捎带点得劲的！（砰砰砰）三叔！（砰砰砰）……三叔？”

四爷的孙子小心翼翼地推门，看见水生叔趴着睡着了。向来传说靠文字学问营生的他，今天书桌却意外地被他收纳的整整齐齐，连一个未晞的墨痕都不再有。

他吐了吐舌，把那份得劲的扔在显眼的角落。镜头拉近，一个不起眼的纸包。

“咻咻”的轰鸣，给窗外划开了几道壑。他猛的一激灵，把门匆忙一捞，转身就跑。

头汤似乎浇的早了一些。激烈却虚张声势的风拂过他的额前，把他的齐刘海揉成了碎花。他喘吁吁地赶到家，回头是不疾不徐的乌云。

“妈的，跑得比老子还慢……”

风把虚掩的门扯开，砰的一声拍在墙上，给桌子也吓的战战兢兢的。桌上的油灯自然没能幸免，慌乱中吐出一缕油焰，不偏不倚地点在纸包上。风像是还嫌不够，又把残灰扫落一地，发着瑟缩的星火。

那是燎原的花。

（完）

- 第二部：远游

楔子

沼底的尽头，是一片覆压百万里的金色宫殿。大殿的外墙上，布满了交通错落的铭文，似是在昭示着什么。

一天，一个女孩闯入了这里。一阵和煦的金光顿时笼罩了她；俄而散去，四下无痕。

过过了几个小时，又进来了一个男孩，像是在呼唤着什么（或是呼唤着谁）。金光一如既往地扩散开来；一道道刻痕爆裂而开，流转着金黄的光珠，跳动着淡蓝的光焰——

但一切终又重归了平静。唯一不同的是男孩进入的那座殿堂，蒙上了雪一般的白色，白得灼痛了双眼——

殿中央，一个男孩旁边躺着一个女孩。在渐渐模糊的视野里，他们站起了身，向沼底的深处走去。突然地，一座一座的宫殿轰然倒下，杳然无踪，连瓦砾都浸没在夕阳里。

第一节

他们的面前是一片水原。

“没有再向前的路了呢，”男孩道。

“那……要不就在这里？”女孩问道。

男孩没有回答。空无一物的海面上，反射着太阳的光辉。

“这里……没有我能回去的地方了。”

女孩的心微微一颤。

黑云压了下来。男孩看向她的眼睛；那双湛蓝的天空里，像是有两束晶莹的泪在燃烧。

“你回去吧，”男孩在岸边坐下。冰冷的寂静刺穿了黑暗。“你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那你呢？”

“我？……雨女无瓜。”

女孩再次担忧地看了他一眼，转过身去。五彩斑斓的黑泪染了苍穹，等男孩回过神来，已是孤身一人。

他向前迈了一步。一座巨浪打在他脚下，险些将他卷为齑粉。要是她还在这里的话，说不定已经被撕碎了呢，他想。

他轻轻咬了咬唇，刚挤出的笑容粉碎在脸上。他自知最多也就能到这里了，还是回去为好。

他拾起石子掷向水中；石子弹跳着沉了下去。

黑夜却还不急着到来。太阳迸发出血红的光芒，向西方吃力地转动着。

第二节

男孩在水底见到了他的朋友。一只巨大的鲲。

“还要在这里待多久？”男孩试探着问道。

“多久？”鲲摇了摇尾巴，“我不知道。”

“……真的没打算离开嘛？”

“离开？离开干什么？”鲲又摇了摇尾巴，脸上露出奇异的神色来。男孩平静地看向他。

“——没事了。”

男孩侧过头去，脸上始终没有浮现过可以称之为表情的东西。四下的水雾扩散开来，像狰狞的水母的触手一样，箍紧了沼底的天空。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第三节

女孩坐在大殿的中央，看着周遭的残壁在烈火中熔释。火光给她的脸染成了金色；凤凰在她的脑畔上盘旋，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有着挣脱一切的力量。

第四节

“如何？”她问道。

“还好吧，”他没有抬头，“就是还得再适应一点时间。需要重铸的事情太多了。”

“或许吧，”她附和道。

她的目光望向窗外：雪花从天中飘落，给葱茏的树叶抹上了一层白霜。

“抱歉了。”

男孩点了点头。

她的瞳孔一缩。若是重来一次，她想，这些话本不应该被说出来的。她会不会……

男孩和他都在等待着什么。她定定地望向他。

四面的风静了下来。

第五节

女孩回到了水原——or she expected so。一团团死掉的水嘶叫着从湖底的罅隙里鱼贯而出，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岩浆的河；大地像饼干一样脆生生地从中间裂开，散落出无数如粉如沙的碎片，点缀在覆压百万里的橘红的海洋中，就像一口沸腾的锅，把晚霞也煮成了一般颜色。

她回过头：来时的路早已淹没在了递归的沼泽里。

女孩迟疑了一下，随即向着东方走去。月亮追赶着太阳，终于将它逼到了地平线下。

她一次也没有回头。

- 第三部

第一节：CG 宣传片

“叮铃铃，叮铃铃……”

哇的一声，夺目的白光撕扯出天地的裂痕。我猛地坐起，额头上堆满冰冷液珠，头痛欲裂。

果然……是梦吧……

我紧紧闭着双眼，好像一旦洞晓了什么，就会有什么从枕边掉落。

又一道白光。

我不必想发生了什么。

不合时宜地浮现出她的身影。

安详地闭着眼，躺在张紧的水球里，呼吸均匀而平和。

呵……

我睁开眼。

她还在那里。一闪一闪地。目光落下，她在这一瞬间，解构成无数细小的粒子，古老而不复存在。

我点起昏黄的油灯

灯火穿透了

第二节：四爷的故事

偲 邇 染 山

2021-8-16

2022-6-23

2022-7-9

2022-7-13